說郛目錄

弓第二十四

王氏談錄　王洙

先公談錄　李宗諤

槁簡贅筆　[illegible]淵

傳講雜記　呂希哲

繼古藁編　施青臣

南窓記談　[illegible]

後耳目志　曾鞏

國家圖書館藏書之印

群居解頤 高懌
雁門野說 邵思
三柳軒雜識 程鑒
負暄雜錄 閻名
中興紀聞 孟明之

王氏談錄

太原王洙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涖一官苟能竭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愧于祿食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至于以身死事蓋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內承順父母顏色爲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極爲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悅而退先

公在金陵餘杭清夜多作詩必召吾起艸或屬數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筆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六歲未始知倦今吾愛汝曹不欲以嚴限慈庶事當自勉也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待文士之秘學也使人知之必譏其所習淺末至規撫裁取不習或問嘗戲曰韓愈詩多用訓故而反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人滅迹也

隸書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微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楣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人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一本作体隸耳

筆法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爲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邇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

君謨眞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
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虛福殿二榜君謨
書神藻殿二榜

爲文

公誨諸子屬文曰爲文以造語爲工當意深而語簡
取則于六經莊騷司馬遷楊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
修身行道至于性命之理既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
輩一詞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爲汝輩道

讀書記

公嘗言隋王劭作讀書記先所見書隨意所取疏之
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
二書人家罕有存者

鷄鳴歌

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于汝南取
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蓋謬也

葬

公言昔觀孔子墓視其地之形勢大與今俗深相符
今之術累昔人之所遺耶

子房封留

公言今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金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益已久矣

爲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憔悴之詞愼不得法

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爲不識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愷者自祖考及緦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人且識其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眞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福于祖先遺骸眞罪人也

筆法

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楹鐙筆法中朝士人吳遵

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爲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擫厭抵鉤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蹲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讀甘露記

公嘗讀甘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視之軒冕非可戀之物吾日有歸意

唐時金帶

公言李防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龍

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色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緇公晏殊留守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于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俛歎久之

京氏律曆

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秘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効

修書進藁

公言修書藁艸隋書尤重謂之初藁每與正本並奏

古事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回讀書鉄鏁三權是其一也

秘閣易法

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氏太玄篇第亦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次也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雅尚之一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後素鄭康成考工記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盖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盖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是任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艸今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爲蕙艸

錄書須黏葉

公言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叙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黏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臺風翻葉見白者是

靈符石

公少游蜀于江濱得靈符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床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畧無所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九求售從予參預託公艸文字恐涸其思遽令麾去公後間之極爲嘆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數等其邽字作下卸之卸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

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蓋廷珪之本燕人奚初
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
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僞
作者人亦多感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卽云歙州李
廷珪墨歙旁州字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可與子字
之足貫又與廷字之竪書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
相通者爲眞公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常走人取
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蓋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既成分遺好事悉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君謨寶

重王之子恂謂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請以
一丸補之

小篆奇古

公亦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愼所不載及
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據小篆源
流可究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曆中士大夫家墓
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玉冊宣獻宋公受詔
寫宋公不習篆公以代書也又章郇公受詔書相國
寶奎殿太宗眞宗詩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量

皇祐中上令少府作嘉量公稽永制度參以周漢既成自篆刻銘奏御藏于內府詔在集中

碑額

最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囊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隔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誌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獻詩書額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西京教忠積慶寺東都李氏閒燕來驚堂連亭篠簜亭劉氏蕓華堂

古器

景祐中內出古銅鐘鼎尊三器詔公辨其款識公驗其文稱有周立玉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與經典相合非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具上其事詔藏于龍圖閣語在公集中皇祐中又出玉器二一爲四龍行走上騰之形其端廿餘可置物壹爲梳形旁上連窣繅繰可插羽下有柄彫以蜻蜓蝘蜓絕工巧公以爲皆物柄也梳形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他莫可知

辨藥

公示京師市藥須當精別市中稿本多雜以威靈仙不可稱辨往往誤售入藥遂不爲効稿本益柔細而芳香者是

自治之要

公謂諸子曰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嘗輕視吾心意和平得自治之要險巇貪媚固自不生怨尤僥倖逾絕思慮以其染汚吾心戕賊天理皆屏之于未萌然事有曲直必當中理令朝廷之士與吾交事有不直謗毀甚多然吾皆不責固無報復益吾自信者篤耳此乃汝輩粗識善惡人亦不能欺吾其能以無爲有紿汝輩耶吾旣已自力如此更欲汝輩効而爲之不可不勉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宅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益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　注爲一云作壹一字已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　公自校杜甫詩有帥閣臨無地之句宅本又爲荒蕪之蕪既兩字之宅曰有人曰爲無

年衆所愛重宜置其
當自令艸奏公徐曰
公艸奏初罷野城尉
圃而使諸曹椽賦馴鶴小池戶曹椽王初邀同賦既
成并上臨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臨淄公還朝力薦
爲應天府學講書語在公家傳中是後蔡文忠繼守
留鑰復待以上客蔡公既去而宋公來其所以遇之
尤加毋公事退開幕閣邀公殆日以爲常相對但持
書冊論議而已宋公嗜食乾果羅列左右間或相勸

字以爲無義公笑曰文選云飛閣下臨于無地豈爲
無義乎唐鄭顥自云夢爲詩十許部有云石門霜露
白玉殿蕪苔青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戚成
公嘗笑曰此杜工部橋陵詩也顥以爲貞陵之祥而
更復綴緝亦雖鄙之二也

相知之厚

蔡文忠守南都公時爲書院說書且將薦公而謂公
曰欲薦而未有人可令艸奏以叙君之美莫若相煩
君自爲之公謝曰某之才不足當公薦今石太祝延

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
曰君試思之公曰以某句易某字如何曰更試思之
或至再三遂用後宋公還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
局無一日異于初宋公薨公爲之議謚撰著行狀象
篆勒墓銘諸宋以服帶緡錢遺于公甚厚公不發其
封悉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得來盡被
車兒推去後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嘗歎曰相知之厚
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謁告還里中錢于飛生
讀爲留守其妻宋公女也聞錢公晏于郡齋曰早

晨日與君父論書于北齋曰吾家爲有羞尊酒以
者也因泣下明日錢以其妻語公公亦爲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慶曲嘗宛今樂之與古樂所
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至如言黃鍾某聲
則屬絃之某柱按金石之某聲考瑟之某穴皆爲表
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者可一誦
而宛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
商遺音其論甚詳

芸

芸香艸也舊說爲不食今人皆不識文丞相自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艸如苜蓿橘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黃華者校之烈于芸食與否皆未可識也

李衛公文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束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眞文章之精致也

作文立意

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殷肱既周後授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者可不務哉一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蹈陳故

爲箴自警

公始爲進士居里中與稽穎穎竇充締交各爲箴以自警

期待之深

公爲舒城尉馬亮鎮廬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狀貌類宋尚書白材質正與君等他日亦不下此人後入上

庠暇日謁邢侍讀昺識公甚喜歎曰君異時之孫馮也孫奭馮元方貴顯

上官忌兀日

公云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記丁顧言少卿云昔遊官蜀中至官有期駐丹江滸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不可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illegible]免歸丁深異之于是[illegible]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屈

語公臨治頗用之

水漬書冊

公言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塡壓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雌黃墨

公言雌黃爲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揉爲挺無油甆器中磨親以少藤黃尤佳

詩話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柳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

北方風物

公言昔使契丹戎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嘗見也又言北人饋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其中有鐵脚草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書儀

公言唐裴鄭二家書儀皆云凶書須好紙繕寫言語京雅之稽似非寧戚之義不若以生紙書之語

札質朴爲稱

亢父城

公言既舊有亢父城賦甚陋其土昔嘗經行視其地信然

修書

最公所修之書春秋繁露方言杜甫詩高適詩易緯

詩話

公言近人別傳杜甫詩杜鵑行一篇云誰言養雛不

自補此語亦足爲愚蒙此正破前篇非甫作也

醫

公言昔東都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于闕下僞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隱不知賄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論逸少書

公言每閱王右軍書覺每帖氣勢各異此所謂義之萬紙不同也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爲然

古碑

石舍人楊休與宿州蘄澤岸傍得古碑刻云有周渤海君玄孫伯著之碑閱公所謂公者非宇文氏乎公

日然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皆貴達益篤契好初宣獻公薦公入史局時郡鄴李公叔領撰著李方貴顯與宋公同列而不相下頗有間隙宋既與公舊勸公毋受命公辟以辱宣獻公知不敢避讓宋怒遽折簡謂公曰自古爲史者不免天菑或入禍子何爲當而不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性

公言醫藥治病或以意損取至如百合治百合病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漓治結則以燈心本通似反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唐三宗像

公言舒城縣民李氏者唐宗室之裔有一軸畫上畫玄肅代三帝眞云其先別子所出也其畫亦當時之跡每持以見縣官免科役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林鋪錦公言此卽文公對李公石云云元中舊宮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

楊姓異同

楊修書云修家子云公言子雲自叙爲楊侯之裔自爲楊字恐與華陽之楊異

唐世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衆然格律一體乏于高遠顏延之所謂委巷中歌謠耳唯皎然特優

解經

公言學者解經或有改字就義者非先儒闕疑之意往往自議取

起居注

公言穆天子傳左右史之書起居注始于漢世乃有遺法也故今崇文書目以穆傳首記注之列

黃白術

公言先中令在金陵有一術者自言得黃白術請試之初持二藥罌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爲然旣而請持歸明日復至皆先所見物也而其一當中印

一指痕乃金漸也其一如滿盛其漸而復瀉去者其表則素潔如初遂留二物而去後不知所適

又

公言初赴舉時裝一十人稍親久忽謂公曰君苦無資乎求開通錢千餘當爲君化少物公曰錢固有而難化也絕得開通曰銅精者皆可數日持銀十兩至視之錢周廓與字隱隱尚在謂公曰君并欲其法乎亦無所秘公笑曰聊試卿法爾吾無所用悉還之後月餘其人卒

丁謂家貲

公言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竭都市中金餘產籍沒後官斥賣人有買其綵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

二蘇草隸

二蘇皆工草隸而舜欽先得名人或咨云公二人優劣公曰才翁筆勢勁媚疑生長也

周官

公云學者多云疑周官初以吾考之殆作而未用之書也以近事比之唐世制六典著當時百官之目最

爲詳悉竟不能遵用

晏相觀書

公言晏丞相自云觀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度所宜使處然後默記如未護用者心常恨之他日臨文速不廢忘

贈日本僧詩

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中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王而不智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爲天台宰中令以書

道之兼贈詩云滄波泛瓶錫幾月到天朝鄉信日斷歸程海面遙秋泉吟裡落霜葉定中飄爲愛華風住扶桑夢自消既至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勤至其宅體婉美可愛楊文公在禁中識之亦嘗序其事

夢

公言始作禮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紫衣人至後亭見上免後踰年荊王薨皇帝受服予時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汗衫

公言皇祐中人有獻唐昭宗御服汗衫一上有朱字手詔與錢鏐求助兵時隔塞不通葢容信也獻者朱氏子孫欲求官朝廷留而賜帛遣之

曆官

公言近世司天算楚衍爲首既老昏有弟子賈憲朱吉著名憲今爲左班殿直吉隸太史憲運筭亦妙有書傳于世而吉駁憲棄去餘分于法未盡

贈狄國寅詩

雍州三寅人狄國寅自云仁傑之後有告身數通及代宗時御史中丞狄歸昌請復御膳表具携以示仍請詩云每讀梁公傳青編日屢開神交慕英烈自喜見雲來一命頒朝祿連章薦楚材凡昇黃綬跌世代乃身媒國寅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棐論得官

詩話

公言杜甫爲詩多用當時事所言王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云云有言鐵馬汗常趍者昭陵陵馬助戰是也此類甚多此篇不全

評書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褫褙暇則玩閱至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爲書須結體巧常使左方高氣勢自得遒媚乃爲佳也與蔡君謨在西閣朝夕評書君謨每有新寫求公指其失後語公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覺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理公曰仲尼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不出是也

自强

叔彝云富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爲文章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興亡治亂雖逐日亦各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歸寢此蓋年曾倅鄆州佐王曾相而曾乃如此所爲富公亦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之謂也

通經

叔彝常云士有曉熟世務兼能作文字者然後能通經史其常潛心于其間故也然則如今天下學者皆能經術然求所謂通經者其人少矣

修慎

韓謙父聞臺官吳中復等疏陳相執中所爲及家私事凡九條謙父乃曰此言必書之史傳施後世而不善之名安可掩哉士君子豈得不修愼哉

訪問

倪義父云某每因往街市或坐次逢河東河北陝西客旅等某必問其事意亦要知茶鹽礬之類及雜物有所更改增添條制之事又可以知省中所行事宜經權便與不便如何也

識明則經明

周伯堅云某于周易與先生之說有不同之處然則君子所患者識耳識明則經明而周流通變矣

不置侍婢

伯堅又云相愛者與家人言以某年高在遠方勸置一女子侍飲食湯藥圖其安逸某乃云自幼年力耕鑿孤貧讀書歷盡艱苦而執志期于粗有所樹立而今幸亦爲人所愛見此苟或如此是棄忘其初心也

作文主之以誠

管允中云凡修學不患作文字不能精在持身立事

白期如何耳然則作文字必主之以誠也中庸曰不誠無物誠之說于聖賢道可謂至大矣

政事

蔡監簿至夫在學云叔彝有書與叔父容學言京師弊政十餘條而叔父已先行其七八與叔彝所聞者暗相合叔父甚喜之時君謨行京兆事

思慮

潘十六十九秀才在富相爲外甥云舅氏往年典郡某嘗于左右修學而舅氏每中夜或獨坐一靜書室中至二三更但仰靠椅子不知思慮天下何事也

好學

歐大太祝云大人嘗云太師致仕在家每日須看文又喜學書字并草書

又

歐大又云大人在家逐日須作文字而于經史間亦各有工課耳

廉慎

焦秀才云胡內翰于湖州時買物却于他郡致仍一

一供稅錢也

相人

歐大又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氣之小大也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

作官

又云作官須事事要知只如耕犂之具亦要知制作蓋臨政利民亦有使處　又云作官須且坐而觀之久而後可發　作官不在文章劉參政作官後不在文章亦全在器業也

持身

焦秀才云錢志通于編制刑統皆一一節目之又云不患作文字不精患不能持身與立事耳又云君子不以已所藏而推所受

河圖

歐公云河圖之說雖見于書易論語禮記某獨以爲不然蓋後之人好恠說耳豈有聖人以已有德而不獲天位非也某以文字正之後世必有信之者一千年後必得一人信之二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又

三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矣以三千年而獲三人見信則後數千年間信者必多則其說行矣

作詩

又云凡作詩并選中唐之名士衆則格試每作三五篇雜于其文字亦然

推誠待物 相業附

李兵部云唯人推誠待物不要城府而人自和平也某凡干職司十餘年前後應猜防人底文字並不發奏及其[illegible]某奏此事乃先奏某亦依違[illegible]供折亦欲旁損其人也 又云嘗見龐相勸其如公孫弘令脫粟飯布被伊不聽其言豈有六十五歲更造宅營葺所活幾時其愚可知也已又云凡宰相多以已之親戚遂隔朝廷仕宦者豈至公之道邪賈相則不然雖唐詢爲事令作臺官每每言之 又云夫易之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事亦甚大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使之和平豈非誠哉非以虛受人而人可化哉凡能虛受人則無城府無城府則無疑無疑則誠矣 又云今之居宰相百執之上不慮人之窺伺

而不錯作事天下人之聽明豈可掩哉　又云凡在
中書者自平生讀書聖人之道及可用之處反不
用之其本爲利祿所汨而聰明有所蔽也　又云今
之大臣但家中爲歡樂豈有思天下憂患與國家之
安危生平所學當行之事哉
賢者能受毀　大臣欲知典故附
張中行云夫賢者難能受而厚蓋以其有所負而期
于後世也夫譽者人易受而毀者所不能堪然而能
甚受人之毀而不動者亦賢者能之夫

之時人皆能言可以守道死而不變及有罹患難而
當鼎鑊之誅而獨能不易其操者乃爲難耳　又云
大臣者欲知國家故事如魏相者則可以爲宰相而
治天下者也

作文

歐公云某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
一二篇又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又曰文字旣
馳騁亦要簡重

經史

焦秀才云欲作文字與立身先且須積日以養其源
可也長源與知仲書曰知日講史記及孟子甚善甚
善蓋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此事不可一日
廢而須自少年積之宜常用此法也

附編錄觀覽書目

集思廣聞見可記事　寫三朝寶錄　尋諸司事例
文字　抄記本朝名臣所施爲事節　尋求河北河
東陝西東西川廣古今戰鬬行師方畧　編錄河北
至廣南六處極邊山川地圖　編錄古今凡興利
私事　求錄古今治水方略地圖等尋訪應譜系文
字　編錄三司錢穀文字究問國家每年二歲科數
與一年京師官吏三軍諸軍請受并內外諸雜支用
多少科有蓄積豐乏之數　訪問兵籍禁軍廂年內
外實增減數多少萬數　編錄應律令刑統文書
訪問內外養馬數多少并　編錄古今養馬買馬法
編錄水陸舟車轉運方畧　編錄兵家文字　編
錄應械形制法度　編錄四方今有遺利干民事
編錄歷代帝王所尚有益于國家事　編錄應今朝

名臣爲政畧事　尋訪　樂文字　編錄歷代至唐
五代國朝以來貨殖所營爲事　編錄國朝諸將臨
敵制置方畧事　編錄國朝宰相所施爲事　編錄
自來行文書中利害事節　編錄諸官所藏家書目
錄　編錄諸在官所爲方畧　宰相三司　御史臺
開封府糾察在官刑獄　羣牧司　樞密諫官
大理寺　流內銓　審刑院　安撫　益州北使審
官院　緣邊　轉運　提刑　臺閣故事　觀三朝
寶錄其三百八十卷內太祖五十卷太宗八十卷眞宗一百五十卷孫奭宋綬陳堯佐等同修撰

觀三朝聖政畧十四卷　三朝聖政錄石介　三朝寶錄三十卷
曾　三朝寶錄十卷呂夷簡　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慶曆二年張得朝　太宗
故事二十卷富弼　觀文鑒古圖慶曆四年　三朝訓鑒圖十卷皇祐李淑
皇祐方域圖五十卷王洙禹錫　兩朝寶訓三十卷林希　熙豐聖訓
二十卷林虞　仁宗政要四十卷張唐　邇英延英二閣記注三卷賈昌
朝　寶文天人祥異書十卷三十門章得象　聖政記一百五十卷丁謂　政
錄節要十二卷　聖範一卷　英祖記略一卷　正統十卷英宗　神武秘
略十卷仁宗　太常因革禮三百卷姚闢韓洵歐陽修李東之　鹵簿圖記十卷
宋綬　紀年通譜十卷文彥博宋庠高若納　州縣祭社稷儀一卷祥符禮官　閣

門儀制六卷梁顯元豐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編年通載十卷張衡朝制要覽備對六卷畢仲衍開寶通禮義一百卷盧多遜禮書一百五十卷陳用之樂書陳晉之大樂圖一卷宋郊謚法蘇洵先天記、降聖記封禪記五十二卷大中祥符祀汾陰記五十三卷迎奉聖像記續通典一百卷宋白唐會要一百卷王浦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浦冊府元龜一千卷王欽若太平廣記五百卷李時等總類一千卷李昉等前史精要丁度

究觀此篇必嘉祐已前巨公所爲其志亦可知也大抵前輩仕進便作宮業自斯遠大非若後世祿

祿苟科第以盜榮竊寵者惜哉不及見聖人矣太原王洙敬錄于家塾

先公談錄

宋 李宗諤

宗諤二毛之年丁先公憂鬼卒哭朋友勉以毀不滅性之道雖苟延殘喘奈無以度於朝夕因追錄先公昔所常談號泣而書焉槩而謂之曰先公談錄第三男宗諤序

師生

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也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亾諸孫甫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

公與夫人偶坐（夫人歐陽氏）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公自取小管色吹弄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使獻其能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歡焉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版縣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并明經童子二百一十四人故禮部侍郎賈黃中印童子榜頭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鬱鬱渝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踈網罩[illegible]

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禧終於綿州西昌令一女適河東薛氏甚賢明今亦亾矣

君臣

先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召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坐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尊斟酒并親授果餌因顧問先公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里閈闊遠

并復昔時之隘陋也若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
惟李某宿舊尚可記耳上又目先公語侍臣曰李某
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
人害物之事餘可知矣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
退先公歸謂諸子曰吾策名筮仕僅五十年內省生
平所爲雖不能建奇功異勳以耀簡册然不蔽人之
善不忌人之進度德守分不媿屋漏奉聖君獎拔兩
至相位又保全老朽令退其身又厥昉思意益厚於
往昔又對羣臣目之爲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未
爲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具美昔仲尼有言曰善人
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夏曰爾爲君子儒又目季札
曰有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極美之稱
耳而金口獎論曲加于老臣吾何以稱之古人受一
言之知尚思殺身以報況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
之節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父矣
先公休致之明年年七十一思欲繼白樂天洛中九
老之會時吏部尚書宋公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
楊公徽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左金吾衛事魏公丕

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公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公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史武公好禮年七十九太子中舍致仕張公兌成年八十五吳僧左講經首座贊寧年七十八并公九人欲會於家園合爲九老之會已形於歌咏布在人口適會蜀寇作亂朝廷方議出師繇是不成會而罷

丁巳九月十六夜阮升校明鈔本阮

宋 章淵字伯深

余解官南昌後居南墅草堂于若溪濱踰七年矣閉關却掃息交絕游晩粟屢空斷編自娛文有抵捂隨輙定正事或牽連亦皆記載投藁破簏久而盈積閱視得數十幅不忍與故紙同弃錄爲五卷題曰藁簡贅筆云申國章淵伯深父序

周周蛩蛩

阮嗣宗咏懷詩云周周尚啣羽蛩蛩亦念飢周周鳥

名垂頭屈尾飲於河則沒常啣鳥羽然後得飲北有獸曰蛩蛩蛩能擇美草拒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

閉字

[illegible]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又音鼇陶淵明與從弟明遠詩云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閉又音別字雖各異其義則一閉字亦音閉謂闔戶也

烏龍

韓渥詩云洞門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妬媒又云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遥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祝鎰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詩用烏龍爲何事余答以白樂天和元微之夢遊春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龍

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權曰何所據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韋善俊携一犬號烏龍化爲龍乘之飛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

笙簧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故陸魯望贈遠詩云妾心冷如簧時時望君煖亦巧於用韻

蠅魚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云余初不下喉近亦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一性不樂漢武帝欲除上林東方朔進諫曰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顏師古注云蠅魚即蛙侶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蠅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兎蠅師古曰羔兎蠅所以供祭也蠅古者上以祭宗廟下以給食貨而退之云爾何邪白樂天和張十六蝦蟇詩云嘉魚祭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爲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水族中無

用者蝦蟇亦讀漢書不熟也

碧落觀

吳興武康縣延眞觀唐碧落觀也沈休文故宅有唐縣令胡傳美題詩云仙宮碧落應徵書遺迹依然掩故居幢節不歸天杳邈烟霞空鎖日幽虛不逢金簡投雲洞可惜瑶臺疊蘚除欲脫儒衣陪羽客傷心齒髮已凋疎熈寧中孫莘老爲湖州守集境內東晉以來詩爲吳興集刊行偶遺此詩

評李賀詩

杜牧作李賀詩集序以謂稍加以理奴僕令[illegible]詎可奴僕壞古樂府體無如賀者騁少年粗豪[illegible]乖詩人比興之義如榮華樂[illegible]擬古少年行云鳶肩公子二十餘皓齒編貝唇激朱氣如虹蜺飲如[illegible]走馬夜歸叫嚴更徑往往穿複道遊椒房豈少年夜遊之所何謬甚也

夜合石竹

閑花野草亦隨時輕重唐人詩中多言夜合石竹如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山花插寶髻石

竹繡羅衣是也至今唐畫宮殿池臺多作二花自然有富貴氣今人絕不知重矣

咏婦人

自古咏婦人詩云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宋玉云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固已的的分其狀貌矣韓退之云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又何費辭之繁至元微之云近昵婦人暈涓眉目綰約頭髮衣服廣修之度匹配色澤尤極怪艷因爲艷詩可謂直狀畧無隱蓄陶淵明作閒情賦固多微詞梁昭明便謂白玉微瑕以此言之宜乎當時深斥以謂淫言綺語入人肌膚偶讀元氏叙詩寄樂天書故錄其語

碎挼花

今人見婦人麄率者戲之曰碎挼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以刀斷其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挼花打人蓋引當時人有詩云牡丹含露眞珠顆美

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挼花打人

酒令

唐人酒戲極多釣鼇竿堂上五尺庭中七尺紅絲線繫之石盤盛諸魚四十品逐一作牌子刻魚名各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錄事擇其一以行勸罰焉又有採珠局格與釣鼇實同而名異後人復以名易魚李建中謙謂金吾巡使虞候之名不雅馴乃易以畢卓等古善飲酒人名趙昌言爲之序又有勸酒玉

[illegible]酌酒之分數爲勸[illegible]詩狀人之形如體之肥瘦毛之多少所好尚伎藝分爲賞[illegible]詩皆有味其言大抵皆出於釣鼇詩海底仙鼇難比儔黃金頂上有瀛洲當時龍伯如何釣虹作長竿月作鉤請以流霞杯勸登科人十分餘皆類此今不復見爲此戲者人但傳其詩圖其罰格今酒仙投曼倩亦其遺製也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云

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逢是日必飲酒如今之社日此日但謂之耗日官司不開倉庫
而已

薛濤

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
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
除一梧樹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
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皐鎮蜀
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着女
冠服有詩五百首

歌挽

韓退之大行皇后挽歌詞云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
從王荊公嘗云此非君臣所言近於瀆也王黼奉勅
撰明節和文貴妃墓誌云妃齒瑩潔常餌絳丹歷歷
可數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當時以婦人有標致者
俗目之爲韻使荊公見之當云何也

河市樂

劉貢父詩話云俳優言河市樂說者云起居駙馬在

南都家樂甚盛謝詆南河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
不然唐元和中時燕吳行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都
是不隸軍中在事者散樂名貢父謂是今散樂是也
乃高駙馬非石也河中在處臨河者皆曰河趖如今
之藝人於市肆作場謂之打野泊皆謂不著所今謂
之打野呵

子夜吳歌

齊梁以來江南樂府詞多採方言用之穩帖不覺爲
俗語吳中下里之曲有云消梨應郎心上冷甘蔗得
郎心上甜又云羅裙十二褶小妾也是妾皆有類
府詞余因爲子夜吳歌二章云消梨得能冷甘蔗得
能甜總應郎心上爲儂素比縑桃根復桃葉羅裙十
二褶阿郎歡自濃小妾也是妾也是妾

白蓮社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
康樂爲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
然遠公以靈運心雜止之世傳十八賢乃彭城劉遺
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陽張野南

張銓西林覺寂大師東林普濟大師惠持法師劉
宋僧馱耶舍尊者蜀賓佛馱跋陀羅尊者慧嚫法師
曇順法師曇恒法師道炳法師道敬法師曇詵法師
道生法師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淵明乘籃輿謝康樂
乘馬張曲笠二公雖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已
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多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
是也

皷契

禁皷古有契契有二一曰放皷二曰止皷其制以木
刻字於上凡放皷契出禁門外擊皷然後作止皷契
出亦然而更皷止契傳自唐至本朝有司寧欲易新
不許

落花詩

宋景文平生數賦落花詩晚守圃田又賦此題云香
歸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人謂景文與落花俱盡未幾
果卒

康節易數

邵堯夫精於易數推往測來其驗如神其母自江鄰

幾家得此書出爲民妾而生堯夫嘗云其學惟先丞相申公與司馬溫公二人可傳先丞相以敏溫公以專數皆以四木火土石爲四行以謂金水皆出於石也皇王帝霸爲四運易詩書春秋爲四經悉符合以相配撰皇極經世其圖畫方圓二像或空其中或以墨實之數亦皆四

丘墓

吳興丘墓一村之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史左弱爲邾國大夫

史蓋魯史官丘明乃姓名也

丁巳九月十二日沅州取舊藏叢書堂鈔畢

[illegible]

傳講雜記

宋　呂希哲

青出於藍

程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關中諸張爲友大勝敦頤人以爲青出於藍

武人不可樞臣

蘇子瞻嘗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爲樞臣最非國計彼不讀書不知義理臨大節不知所守至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嗣事王海用時爲樞密輒合兩手掌

向額曰柰此一尊菩薩何

八蜡

八蜡者先嗇也農也郵表也畷也猫也虎也坊也庸也先儒以猫虎合爲一而以昆蟲爲八之一皆非也昆蟲無乃祝辭爾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檮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羔爲二皆非也

宴會書問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誦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

鏖糟陂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鏖糟陂土人惡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

見父執

[illegible]少時詣其父執歐陽公王荆公司馬温公歐陽公
[illegible]則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撫之如子姪及
傳達正獻公語乃變客唯唯見荆公温公皆先荅拜
俟叙述事竟然後跪扶之

竿牘講謁

竿牘講謁君子所重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去
之蓋未之思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有
禮則能交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楊子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夫能交
則相敬而無害相敬而無害此廉讓所以興而爭奪
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謂竿牘
請謁者徒以爲文爾而子重之何也荅曰聖人之教
有由中出者樂是也有自外作者禮是也由中出者
其文見於外自外作者其情動乎内始則既其文中
則既其實其於小人也始則革面命終則與之化矣
是禮之教矣雖未能化不猶愈於觸情而徑行者歟
而子欲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乎

詩

原鈔有二語校刪矣

得官修勵虧天子病較僧齋誤藥王鄭州茶肆中題

卒會

温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閒局許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内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觀足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勸於登覽於是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之朝議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爲之約果實不過二品肴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筭以爲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眞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温公不許爲其貴顯弗納也一日路公伺其爲會戒中厨具盛饌直往造焉温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後温公語人曰吾不知合放此人入來

李京妻賢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諱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

別鼎臣妻悲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剛正

眞宗朝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爲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復爲立廟則已無靈矣嗣宗後長安處士种放者人主所禮每帥守至輒面教之嗣宗不復以言拒之放者數嗣宗聲色甚屬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勅書令种放有章奏即附驛使詣闕即乘驛訴於上前上特命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刻此詩于石置墓傍甚爲榮也

奇對

翰林梁狀元灝丱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爲郡官見其有異於人又定目看便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曾學對屬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儒臣進講

儒臣講讀內侍先置書册在几案上揭開乃用牙篦

繼古藂編十弓

宋　施青臣

藕花詩文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始意退之自爲豪偉之辭後見眞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眞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有迎香生蓮逆水聞三千里又北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註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詅癡符

胡氏漁隱叢話論楊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說乃援宋子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之訞符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余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西洛田溝爲刻石以石本寄公公荅書有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訞符非此謂乎余窮其原乃出於顏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訞癡符然二書一作訞痴一作訞喉以顏氏訞癡爲正大抵論其文藻靡散矜伐自弼亦不專爲刻石質之集韻訞音力正切注責也豈非痴自衒鬻之意

金錯刀

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文選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杜詩云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詩云聞道松醪賤何須惜錯刀及梅聖俞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

貫若此則指爲錢矣孟浩然詩云美人聘金錯纖手膾紅鱗錢昭度詩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若此則指爲刀矣詩家用之不同故分白之

騷篇取九

楚辭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註九辨爲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也二家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三三嬪于天（于天帝也）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宜是爲帝辨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辨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況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爲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鍾在子太玄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鍾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繞諫寓諸樂章將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下石室一曰玉堂成都志曰石室云者意其為司馬庭轉石室金匱之類蓋石室者珍藏簡牘之所

三洞珠囊曰謝自然於金山仙去其金泉碑云手上有白玉璧上列高仙之名如人間璧記時有珠書注其曰降世為某官

左太沖吳都賦曰玉堂對霤石室相距天台山賦曰珠網玲瓏於林間玉堂陰陽於高隅

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夏后開即啓元漢之時蓋避景帝諱

玉堂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也翰苑則名玉堂之署又其後也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矣余攷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瓜賦倘佯乎中庭北上玉堂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天上神仙壁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至於唐人梅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得入時

白玉堂則如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

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尊酒使作邯鄲倡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器勒工名

禮記月令命工師効功陳祭器物勒工名以攷其成器必著名止為祭器設晉令曰欲作漆器賣者各注主吏者名乃得作家當用淳漆着布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則知至今粥髹器者以朱識于底自晉然也

堯韭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一本
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盤玉豉
堯韭舜華論此也余讀它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
太子賚河南菜啓則云堯韭未薤姬歌非愉又以堯
韭對姬歌矣固曰堯韭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
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
精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

無毫

古人稱無毫無它義各不同自應劭風俗通以羔
噬蟲能食人心然爾雅說文皆以憂釋之皆有
非虫者今不贅數嘗讀顏魯公集有湖州烏程縣妙
喜寺碑云晉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
它城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聞得無它乎蓋
古人築城以避它也如此則無恙可以爲虛字無它
則不可爲虛字也

石敢當

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錯石
賈石惡鄭南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紛如

其後以命族人名敢當所向無敵也余因憫民之廬舍衢陌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亦有本也

高春

淮南子曰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于蓮石是謂下春故梁元帝遊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納凉詩高春斜日下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皆本淮南子也已上皆吳氏漫錄云余按高春二字古人用者多矣今附益之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柳子厚詩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李義山碧虛隨轉笠紅燭近高春皆以日景爲言也訂之注釋未愼時上光蒙春曰上春欲暝時下光蒙春曰下春豈晚日近昏之候乎

讀山海經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爲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洪水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及禹任士作貢而益籌類物之善惡者著山海經也至晉郭璞注序亦云夏后之迹靡列於將來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

亦爲禹初書矣及淳熙庚子尤遂初文定著刊于池陽其跋畧云山海經夏禹爲之非也其間或援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翳爲之非也然屈原離騷多摘取其山川則言帝嚳葬于陰帝堯葬於陽且繼以文王皆葬其所又言夏耕之尸也則曰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夷父生四岳先生龍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后羿而已是周初亦嘗及之定爲先秦書信矣大抵如穆天子傳如竹書紀年多荒怪不經之事皆此類也

滑汰

滑汰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汰入聲

按明鈔說郛本補注四條丁巳九月立冬省沅好記

闕名

論吳元中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遊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有司區署以珣資機美時方爲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岩藪爲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愼矜之徒乃當任之珣顧安

而爲之不耻考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愼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其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咲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爲房琯耶

辨疑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抵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曾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宴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傅會之最爲解經者之敎此言

蓋識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茶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滅耳逮唐中世榷利遂與煑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

素位有當

傅簡獻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諭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矜驕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部條惟謹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論近代人物

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于欽之謂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慍尤爲難矣世以爲知言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書不知此言雖不足據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龎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之間見天象成文云龎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年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械之題曰齋誠家紀之詩藏其曾孫蓋如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丁巳九月十二日校明鈔說郛本訖沅牡

東坡詩書

宋 曾鞏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李杜顏楊

謝曆日表

先生謂東萊先生南豐之師也嘗稱曾子固謝日曆表云臣幸備藩維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

過海謝表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

溫公神道碑

先生云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諡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諡此亦文章之関鍵

當官制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正所作也先生嘗稱誦之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以爲良身謝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忠臣乎抑繇朕不得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蹙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兹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鬼而有知享朕兹意

無以

無以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以爲炯高尚道人語此乃唐人語也

評歐公文

荊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其清駛兆能禦之

評東坡文與書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巨浸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狀擊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者多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俾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旣雨之雲森疎菴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纚纚如縈蠆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二公之論頗得其妙然端林之論更當以初寮之語終之乃無餘憾

老列莊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丁

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五帝本紀

先生云司馬遷五帝本紀學春秋

四忌銘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四信

飢信租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領字

脩禊序崇山峻領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領字不從山與嶺同黃長睿校眞誥中云領云山領也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但作領字

桉當作盌

孟光舉桉齊眉俗直謂几桉耳呂少衛語林少頴案乃古盌字故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攷爲識者所哂

雜言

憤世俗之難諧如鼓清廟之瑟未終曲而去

明者見百里而不能自視其一睫智者料萬里而不能自察其五臟

雖有姦偷不能使犬不吠雖有暴政不能使民不訛如風行水如虫食木自然成文不假琱飾鵬鷃同宇魚龍共波

虫之食木無鋒可見蚕之作繭無罅可尋

自內視外者明自外視內者暗

惟儉可以勝奢惟朴可以勝華

無私之心如權衡然物之輕重常在外無蔽之心

水鏡然物之妍醜常在中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

校明鈔說郛本丁巳九月十二日沅炑

前所校者在四十一卷中嗣又言十二卷中叢書堂鈔本亦收

此書而遺出至十七條之多當別書之附此卷後廿百又記

群居解頤

唐　高懌

嘲

唐初有裴畧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此人即向溫彥博處披訴彥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博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回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

士皮上何勞生節目彦博即云爾解通博言語可傳
語廳前屏墻此人走至廳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
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人物在此妨賢路鄧推倒
彦博曰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當著胜彦博
如晦大嘆喜即令送吏部與官

天子親家翁

蕭瑀嘗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並出

右伏射天子親家翁太宗笑而罷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上其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
矢石如雨因兹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乃語中
書人曰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
解思量帝聞將罷之

見屈原

散樂高崔嵬善弄凝大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
帝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

聖明君何爲亦來此帝大咲賜物百段

卷耳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見人多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語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妻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耻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知亦應不怪

逆風張帆

杭州忝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命名曰孚

祕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如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人曰上何謔我也我是吳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瓜子也

史思明詩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上欲寄遺之因作詩寄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賞美之皆曰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至即其傳也

准勑惡詩

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語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准勑惡詩

重婚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以涉溱洧之譏就

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
粧事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
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客大咲

嶺南風俗

嶺南地暖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
宿根二三年者漸長枝榦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
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
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
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
子把扇喫餛飩

又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紡績爲功但窮
庖厨勤刀杌而已善醯醢葅鮮者得爲大好女矣俚
民爭婚娉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的然不會
若修治水蛇黃鱓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妻妬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
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

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當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聞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及從事悉來候門福即具以告之因言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聞者莫不大笑

優人滑稽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必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非婦人何凡夫坐而後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

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以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娠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麁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之爲政篇翌日語從事近方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

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宗即位柳韜爲容管宣告使赦下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差遣偏併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莫不絕倒

署吏爲聖人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或

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王亞聖各決若干

燒裙

信州有一女子落拓貧屢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人乞與州啚因浣染爲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妓設酒良久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拜相僧

僞蜀王先生未開國前西域[illegible]僧到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illegible]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咲

那禿鶖

僞蜀王先生晏駕前來大禿鶖鳥遊于摩訶池上顧夏時爲上臣直于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咏曰昔日曾聞瑞應啚萬般徵意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雍門野說

宋 邵思

善記故事

江南二徐大儒也（鉉爲吏部尚書鍇爲中書舍人）後主帑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餅爲猫所觸劃然墜地因驚得疾甍詔鍇爲王墓志兩月矣鉉曰受命撰文當早爲之鍇曰文意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寔兄頗記否鉉因取紙筆疏之不過二十事鍇曰都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乃

撫掌而已

品藻名畫

太宗皇帝嘗出內府古畫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花木糊其名氏詔參政賈黃中直舍人院張洎直秘閣刁術各領一百軸不同日而給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進來刁得之尋已品藻一日參政退朝召刁往曰聖旨出畫一百軸令觀某於此藝未嘗經心學士多能幸與銓決既而盡辨之他日舍人亦召刁往出畫如賈所說踰月相決進納備言郡國所畫復以九品第之上覆視與舊題不差大喜曰卿何爲各能旌別二臣對曰臣等不曉繪事俱是刁術所定秘閣由是擅博議之名焉

入倉避兵

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金陵城陷大軍將入予六歲矣父母昆弟十三人空宅號泣而出未知藏匿之所天漸明行至廣濟倉東北角姑之子張成家成見予父母泣且言曰兵至矣去將安適此有梯可踰垣入倉大軍若來必不燒倉成家老小率相隨

度度訖毀梯勿使人覺父異其言骨肉由是皆入
而成欲去梯父曰不可也我與汝即免後人何從
但留之俾來者得踰垣則衆皆濟矣於是果有人沿
梯而上復有駕肩曰而登者父乃與仲氏取膚中官
梯兩隻擲於外至卯辰間大軍既入火照臺城少頃
果有百餘甲士持赤幟立於墻外寔守倉敖是則張
成所謀蓋得濟者衆由我父不使去梯而又益之也
二十八日招安城中多被殺傷惟此間老幼近二千
人獲全云

瓦棺寺閣

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逶迤精巧甲於江左年
代寖遠而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
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大宋開寶八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尅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
百八十餘載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
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鍾梵鼓樂之音
云

宋祖智謀

而度度訖毀梯勿使人覺父異其言骨肉由是皆入
陣而成欲去梯父曰不可也我與汝即免後人何從
但留之俾來者得踰垣則衆皆濟矣於是果有人沿
梯而上復有駕肩曰而登者父乃與仲氏取膚中官
梯兩隻擲於外至卯辰間大軍既入火照臺城少頃
果有百餘甲士持赤幟立於墻外寔守倉敖是則張
成所謀蓋得濟者衆由我父不使去梯而又益之也
二十八日招安城中多被殺傷惟此間老幼近二千
人獲全云

閣上有實記在壁間說此事

瓦棺寺閣

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逶迤精巧甲於江左年
代寖遠西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
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大宋開寶八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尅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
百八十餘載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
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鍾梵鼓樂之音
云

宋祖智謀

周世宗已得淮南李後主令侍中林仁肇出鎮武昌倚爲長城未幾而大宋受命太祖欲先取上游兵師多憚仁肇未即遣之于時後主弟齊王達質于闕下太祖嘗密令親信往武昌僧院竊取仁肇全身眞既至挂于便殿召齊王觀之曰卿識此人否對曰臣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表并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齊王不省其謀亟使人間行歸白其事由是君臣猜貳仁肇不明而卒

亡國之音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智不能無感其怨于今音尚在焉

校明張鈔說郛本一過沅姑記十二月

湖學祀安定胡先生爲先儒其後久無聞端平間郡人胡楷世行得其女孫於城西時而遂白郡博士楊幼度姓憲我先人於胡爲敵體之甥（今孤妻之舅舅姊妹之夫）体敵更胡爲甥實相其事率鄉曲具奩飾得郡庠生洪陳應甫仲山遂以歸之胡旋有所繼安定之脉存一線云仲山嘗鄉請平園記

三柳軒雜識

宋　程棨

或曰

或曰平園記客言謂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illegible]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棖之類又謂經史中言

貴稻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爲黍謂野人之飡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

蔬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
祀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爲吉饎是五穀以稻
爲貴

祠山事要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猶按祠山神事要云王始自
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猶從使陰兵後
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食之避猶蓋以此准南
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
之慙而化爲石右二事實相類

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徽來雪買屋廣化寺側修理
夾壁得故攢堂一尸僵卧如生觸之則輒應手灰滅
遂白有司遷瘞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
三年除服議都詵母亡不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
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詵
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
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求之晉史亦然始印胡言
之信

天數

天周九九八十萬里（見春秋元命苞）去天九萬里（見徐整曆歷記）地廣東西二萬二千南北二萬六千（見河圖括地象）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見山海經）山林之大川澤之注菜菹之生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萬八千十四頃

水石鍾秀

水石鍾秀處夷堅載高州茂名縣黃沙大石嶺理有崖樹景物宋子困師帥桂林以兩石致景盧老幹扶疏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痕無斧鑿過永石遠矣

古玉

曾見玉麒符如今香囊白玉爲質瓦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拂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縐又片玉甚薄上銳下濶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筍名代指講進相以點纈經籍漢遺物

蘭亭序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

於春特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已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尚多何特此序耶

蠱呪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扣主人云你家有無蠱毒耶問之即不行夷堅辛部載解毒呪云姑蘇啄摩耶啄蠱吾毒生四角父是穹窿母窮是舍耶女眷屬百千篇吾今悉知汝摩訶鄭景盟集閩廣蠱毒名曰超生有林宰家顯得其二呪曰本師末來祖師來未三百六十祖莫能吾前要反生急急如律令又曰師來一祖師來末呪作牛呪喫泄草入人腸急急如律令又有手訣稱不能記藥則升麻一味水調服

漁隱

漁樵之隱世固有之未若張芸叟南遷錄所述之畧德陽甘棠湖之南有孟氏者世業漁釣公訪之門蘭蕭然竹籬數揜孟生出見葛衫草屨容止語言眞是江上漁人畧無異者就茅廡一啜左右皆漁器腥穢

逼人稍即廳事如富貴家坐調呼須已可嗟怪頃間延至中堂榱題軒楹皆漆髹塗間之雕采器服燦然奪目匝設酒味菜羹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成堂之士服飭宜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悅然浮休以為任俠隱身而致富者異矣哉異矣哉

花客

花名十客世以為雅戲姚氏殘語演為二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因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著之以寓獨賢之意

牡丹為貴客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 今改楚

桃為夭客　杏為艷客　蓮為淨客 淨一作溪

桂為岩客　海棠為蜀客　躑躅為山客

梨為淡客　瑞香為閩客　木芙蓉為醉客

菊為壽客　酴醾為才客　蠟梅為寒客 今改久

素香為韻客　橘花為仙客 今改尊

丁香為情客　葵為忠客　木槿為時客 今改庄

桃為狂客　玫瑰為刺客　月桂為癡客

含笑為佞客 楊為強客　石榴為村客 今改天　鼓子花為田客

蔓陀羅惡客　孤燈爲窮客　棠梨爲鬼客
棣棠爲俗客（兄弟之義不可稱俗今改爲和）　木筆爲書客（以上見姚氏）
芍藥爲嬌客　鳳仙爲泪客　紫薇爲高調客
水仙爲雅客　杜鵑爲仙客　萱草花爲歡客
橘花爲雋客　梔子爲禪客　來禽爲靚客
山礬爲幽客　楝花爲晚客　菖蒲花爲隱客
枇杷爲麁客　玉蕊毬申客　茉蔾花爲神客
凌霄花爲勢客　李花爲俗客　迎春花爲僭客
月丹爲豪客　菱花爲水客（以上新添）

指南鍼

陰陽家爲磁石引針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午之理按本朝沽義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嘗偏東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纊中獨縷以半芥子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嘗指南以針積貫燈心浮水上亦指然常偏丙位蓋丙爲土火庚辛金其制故知是物相感耳

謔對

淳熙間高曇登對上稱其不爲高談梁相戲云高曇

以下缺

此條是稗史此下尚有數行

不爲高談以何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爲卑牧蓋武臣卑牧見知黜州沈丞相說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士人之說云一德嚇天之閣對三公亂道之邦

陳文忠

陳文龍志忠興化人度宗朝狀元也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于杭之猫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入格太學守土之神岳侯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于太學常悒悒不樂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閱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月至元心甚慢之未幾國忘城陷家殘身俘至杭幽於太學之側

蠲紙

溫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爲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產少至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漫廣而紙戶力已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云

識名

治平中禁中修福寧殿築基址殿心數尺地隨築隨陷土實之更陷又窅咸怪駭之乃穴所陷處深丈許得一石有八大字皆天書不可曉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使辨釋云歲在申酉洪都不守也時諱其事立棄毀之其後累更申酉皆無它虞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四月二帝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已而駐驛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增修守備以杜克弋之皆能反危為安京城賴以保全至巳酉春金人收淮甸大舉南度召杜充充行在而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乃驗云狄子中日記備載治中事乃其目擊也所遇申酉歲輒注之曰今亦無它自治平至建炎凡六經申酉子中死又遇申酉歲前此經而不驗者豈非人事勝之耶

評花品

余嘗評花以為梅有山林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荷門市娼李如東郭貧女

論人品

余嘗謂近世鉅公歐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伯玉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文忠似退之夫人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之也一

丁巳九月十二日校明叢書堂鈔本 沅妹

負暄雜錄

闕名

蠻紙

唐中國未備多取於外　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爲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曰本國出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苔爲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又扶桑國出茇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

紙南唐以徽紙作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箋吳箋皆染
搗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爲勝

惡香

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關中道傍之瓜悉萎
死蓋宮嬪多帶麝香所薰遂皆萎落耳

山茶

山藥本名薯蕷避唐代帝諱豫改名薯蕷宋英宗諱
曙遂名山藥

相墨

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

中吳紀聞

宋龔明之

三江口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曰三江口鄭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遙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汀口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

皐橋

漢皐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

通廡下爲人舂夜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休詩
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存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
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紅蓮稻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遥爲曉風吟白菊
近炊早稻識紅蓮

閒鴨

陸魯望有閒鴨一櫚頗馴一日驛使過焉挾彈斃其
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
斃之使者愬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魯望曰能
自呼其名爾

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
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筆一聯
云志在投秦入境竊同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
於陶朱范鑾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
不載

湧海山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爲
虎踞其墳故名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爲東西樂天
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宇在唐避諱故曰武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
畫其像于吳江鱸鄉亭之旁東坡嘗有詩後易其名
曰三高更塑其像臞髯王文傳以其地廣雪灘遷之
于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石范公爲之記文
氣與離騷相類後又竄易十數語重刻之愈極精嚴
前輩爲文多不厭改此可見矣

太公避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去東止六七十里謂之海濱即昔
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楊修
郎中常作詩記其事

夜船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
皮日休荅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擁酒三瓶
寄夜航

吳語

吳人呼來爲釐始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弃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以休繼始前吳王一日語孫武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花客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壽客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縻爲雅客桂爲仙客薔薇爲媚客蘭茉莉爲逐客芍藥爲近客

蟹

吳之出蟹也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陸魯集有簡忘云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給其魁然後維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綽堆

昆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古老相傳云是黃番綽墓未知是否

東西二嶽

太湖中有東嶽西嶽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嶽
楊修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嶽東西瑣翠眉

幻僧

承天寺普行院有一僧云大至身長尺許人有祈禱
置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惟所從來時盤溝村中
有一漁者嘗於僧云欲更業僧曰汝有何能漁者云
它莫能之僧乃曰吾教汝塑泗洲像可以致富漁者
曰人不欲之柰何僧曰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
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漁者如所
人競求買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古老相傳
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遊於此遣人馳
書詣文種大夫因以名之

蛇化劍

干將墓金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旁忽青蛇上
其足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
其餘乃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

事

丁令威宅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鍊丹井存焉號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雖旱不竭交讓巷謂之泔漿巷織里橋謂之吉利橋葑門謂之府門帶成橋謂之載城橋宇音之訛罕有知者

結帶巾

宣和初余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賞[illegible]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illegible]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稱我大學先輩被人呼保義

與妓下火文

昆山一倡周其姓係郡中籍張子韶爲守時倡忽暴亡適道以訪張守周命作下火文云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何如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

牛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幺花十八其
或未然更听下句咦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
恨心